

唐薇主编

愿一辈子守着你
陪你度过春夏秋冬

花季梦蝶

第一辑

俏太妹
笨问媳妇关

胡娟娟

吉林摄影出版社

007

花梦蝶

第二辑

007

俏太妹笨丫头
媳妇笑

胡娟娟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季梦想彩蝶·第1辑/张耀天,唐薇主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1.9
ISBN 7-80606-506-7

I. 花... II. ①张... ②唐... III. 故事—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1046号

花季梦想彩蝶·第1辑

HUAJIMENGXIANGCAIDIE · DIYIJI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387)

吉林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64 字数15 000千字 插页400页 印张600

印数:1—3200册

2001年11月第1版

2001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耀天

责任校对:何 丽

版式设计:祁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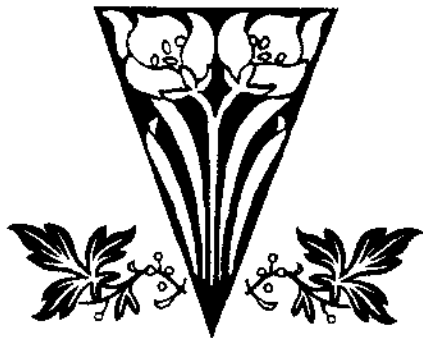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祁 中

ISBN 7-80606-506-7/I·50

定价:900.00元 (全1—200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我单位调换

天真的你 有点愚蠢
善良的你 有点好欺负
但——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你



内文简介

太可恶了！眼前这“老男人”，欺人太甚！

竟敢趁我不备之时偷走我的初吻，

而我却不争气的会喜欢……

大笨蛋！是“太妹”又怎样，

他那“巫婆老妈”，竟订下一些烂条约，

通过才能做他们家的媳妇，什么跟什么，

我可是混惯华西街的小太妹，还怕她咧！

来就来，我一一接招……

什么“老男人”？他不过才三十出头而已，

就被她惯上老男人这难听的字眼，

唉！只怪自己有眼无珠，不识“小太妹”，

得要好好“补偿”她了，但怎补偿呢？

唯今之计，把她娶回家，

再好好被她“修理”了……

唉！只能大叹“男人真命苦”啊！

第一章

欧法康开着自己已有一年车龄的福斯小车，驶进位于士林的一所汽车修护场内。

“请问乔凌在吗？”欧法康下车，上前询问一名技工。

“在里面板金区。”技工抬头回答他的话。

“谢谢。”欧法康微笑地道谢后，便穿过修车厂的长廊，来到后部一个宽敞的场地。

他走至右区的部门。

正在钣金的一个技工看见他，对他露出微笑。“来找小乔啊？”

“是啊！她人在哪？”欧法康客气的问。

“她刚刚人还在这，现在不知道跑哪去了。”技工伸长脖子四处张望说：“你等一下吧！她大概马上就回来了。”

“喔。”欧法康点点头。

没一会儿，一个扎着马尾，全身油垢的女孩，远远的朝他走了过来。

“小凌！”欧法康叫唤着那女孩。

“嗨！又来找我啊？”她——乔凌，一脸笑意地走了过来。

“是啊！”欧法康笑笑地应了声。

“怎么，车又有要修理或改造的吗？”乔凌猜测的问着。

“我想——改一下我车子的引擎，可以吗？”

“怎么，想改成跑车的引擎啊？不会吧？！”乔凌故作夸张惊讶的表情。

只见欧法康笑笑说：“跟你开玩笑的啦！你上次帮我改装的引擎，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我就说嘛！你这种老古板，怎么会像其他人一样，想把自己的车子改装成跑车一样！”乔凌调皮地揶揄着。

“你说的是什么话啊？好像我是一板一眼的老男人似的！”欧法康不满地抗议着。

“你比我大五岁，不是老男人，那是什么？”乔凌娇嗔的说着。“照你这么说，那些年过三字头以上的人怎么办？”欧法康实在受不了这个小妮子的思考逻辑。

“老妖怪啊！”

欧法康忍不住地笑了起来，跟这小妮子聊天，就是开心！她总是会突然冒出一些让人发笑的话语。

“怎么？那么好笑吗？”乔凌不明白欧法康为何笑得如此开心！欧法康摇摇头，收敛起笑意，说：“没有！只是——你的……”

“我的什么？”乔凌好奇的问道。

“没事！”欧法康摇摇手，表示不想再说下去。

“真受不了你们这些老男人！”乔凌白了他一眼。

“好啦！不跟你闹了。”欧法康决定要切入今日来找她的主题。“谁在跟你闹了？无聊！”

“晚上有没有空？我请你吃饭。”欧法康说出了主题。

“喔！黄鼠狼给鸡拜年喔！”乔凌斜睨着他。

“哎！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欧法康无奈的摇头。“是吗？那好啊。你说说看，你今天怎么会突然跑来找我，还要请我吃饭哪？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你每次来这找我，可都有事来拜托我的。我就不相信，你今天是真的纯粹请我吃饭，认识你都快二十年了，我还不了解你吗？”乔凌一副看穿欧法康心事的得意模样。

“你这丫头。”欧法康笑着摇摇头，一副被她说中心思的表情。“看吧。我就说！你没安好心眼。”

“别说得这么难听嘛。”

“别得唆了啦!”乔凌看看手表说:“现在已经六点多,我待会儿还要赶去万华那儿上班,可没时间给你请吃饭,所以呢,请你有事,就现在说吧。”

“你现在还去万华那儿兼差啊?”欧法康讶异的问。

“是啊!很奇怪吗?”乔凌反问,有些奇怪欧法康的反应。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再去做那份工作了,太危险了。你现在在修车厂工作还不好吗?薪水比一般修车师父高,你又一个人生活,一人饱,全家饱,何必去赚这份——缺德钱呢?”欧法康忍不住责骂着。

“什么缺德钱?喂!老兄,我这份工作,既不是偷、也不是抢,更不是做野鸡。我正正当地赚钱,你别污辱我的兼差工作,好不好?”乔凌不满地抗议着。

“小凌——我不是在污辱你的工作,而是,这份工作,容易惹麻烦上身的。”欧法康忍不住流露出心中的担心。

“放心,我自己有分寸的。”乔凌保证着,要欧法康放心。

欧法康仍是不放心地叹气摇头着。

“好啦!我时间不多了。你到底有什么事找我?”乔凌立即转移话题且催促着。

“下礼拜六,院长的生日——我可能没法子回去了……”欧法康轻声的说,并且小心翼翼地看看乔凌,他知道自己说出这件事,乔凌会有何反应。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次。”乔凌故作没听清楚地询问着。“公司临时派我去新加坡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所以——我没法子回去替院长过生日了……”

“你这个烂人。”乔凌生气的大喊。

“小凌!我不是故意的。”欧法康比着别那么大声的手势。

“什么不是故意的?你不会拒绝吗?”乔凌嘟着嘴,不认同的说。

“我有拒绝啊!可是,我没办法……”欧法康无奈的说。

“什么没办法?我看你根本就是不想回去。”乔凌气得吹

胡子瞪眼地盯着欧法康。性子暴烈的她，向来就是如此的易怒冲动。

“我怎会不想回去呢？真的是——没法子嘛。”

“算了！懒得跟你说，你这个忘恩负义、狼心狗肺的飞禽走兽。”乔凌气嘟嘟地骂完后，便走至员工办公室内。

“小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欧法康跟着她走进办公室。依他认识乔凌将近二十年来，他了解她，明知此时她绝对不会消气，但他仍试着减轻她的怒气。

乔凌没理会他，只是找出挂放在墙上自己的考勤卡，放置打卡机内，印下下班的时间。她便无视于欧法康的存在，走出了办公室。

“小乔，下班啦？”一出办公室，迎面碰上一名学徒，向她打着招呼。

“是啊！对了，待会儿如果黄先生来拿车，你帮我告诉他，车子是没问题了，可是车子两个前轮快没胎痕了，要去轮胎行换轮胎了，否则，怕开快车时要煞车会有危险。”乔凌对学徒交代着。

“那部红色 MITSUBISHI 吗？”学徒想再确定一下。

“嗯。帐单压在办公桌上的杂志下。”乔凌指指办公桌。

“喔。”学徒应声着。

“别忘了啊！”乔凌再三交代着。

“不会啦！”学徒挥手笑道。

乔凌笑笑，说：“走啦，拜啦！”

她往厂外走去，在停放在大门内边的一台苹果绿的 F—ZR 前停下脚步。“小凌。”欧法康跟在她身后，轻唤着她。

“别叫我，真烦！”乔凌不耐烦地转头对他喊。

“哎！你别生气了啦！顶多我提早一天，回去给院长庆祝，好不好？”欧法康想法子妥协着，想消消这小妮子的气。

乔凌瞪了他一眼，“这可是你说的喔！”

“嗯。”欧法康点点头。

“骗人是——”

“乌龟王八蛋!”欧法康替她接下去说。

“你知道就好。”乔凌露出了微笑。

“不生气了?”欧法康微笑地询问。

“这么希望我生气?”

欧法康没有答话,伸手捏捏乔凌的鼻子。

“哎呀!讨厌啦!”乔凌笑骂着推开欧法康停在自己鼻子上的手。欧法康会心地笑着。乔凌就是这么可爱,火气来得快,也消得快。也许,这就是所有和她一样,正值双十年华小女生的脾气!“喂!”乔凌伸出手在欧法康面前挥了挥,叫唤他,“怎么啦?突然发起呆来?灵魂出窍啦?”

“没有啦!”欧法康回过神,对乔凌笑一笑。

乔凌叹口气说:“真搞不懂你!懒得理你了!我得赶去那边上班了。”

“你身上衣服不换一下啊?”欧法康指指穿在乔凌身上满是油污的车厂制服。

“来不及换了啦!反正,我刚才在车厂把我的手和脸洗干净了。”说完,乔凌跨坐上机车。

“可是,你这样去那边上班——车厂老板不会讲话吗?”欧法康仍担忧的说。

“他敢讲话?我马上跟他翻脸,拍拍屁股走路。”乔凌摆出一副自傲的模样,好像老板还怕她生气似的。

“你可真敢说大话啊!”欧法康笑着摇头。

“我敢这么说,也就有这么个本事敢做啊!”说完,她拿出钥匙,发动引擎。

欧法康笑笑,没再说话,心里承认着乔凌的本事,她确实是有那个本事。“好啦!真的没时间跟你再废话了,我走了。”

“路上小心点,可别为了赶上班骑快车啊。”欧法康忍不住叮咛着。

“知道啦!我再跟你联络。”乔凌戴上了安全帽,加足了

油门,快速地冲入厂外马路上的车阵中。

“这丫头!叫她别骑太快,才刚答应,马上就忘了。”欧法康忍不住地叨念了两句。

随后,欧法康才缓步上了自己的车,离开车厂。他边开车,边想起了往事。

初见乔凌时,是在他五岁那年。那时,乔凌只不过是还在襁褓中的女婴。当慈蔼的林院长,一早在孤儿院门口,发现了放置在地上的大竹篮内,有一个正熟睡的婴孩,便立即抱进了院里。同时,也发现了夹放在婴孩身上的一封信。信中的内容很简单,只说明了孩子姓乔,单名一个凌字。因不得已的理由,无法养育孩子长大成人,故忍痛送至这,希望院长收留。当然的,院长收留了乔凌。乔凌小时,就是个院内的问题小孩。她调皮的程度,让院长都头疼。她像个男孩子一样,个性虽说不上倔强,却也是固执的人,她爽朗率直,脾气像蛮牛似的,且她总是抱持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意念。乔凌头脑灵活聪颖,却却不爱念书。在欧法康的强迫和院长软性的压迫下,她也勉强念完了一所夜间部的商职。之后,在她的固执之下,和他一样搬出孤儿院。

搬出孤儿院,也不知她哪来的本事,竟跑去修车厂当学徒,她这可跌破了所有人的眼镜,尤其是欧法康。天啊!一个女孩子家,竟跑去车厂学修车!

但,她倒也厉害,没多久后,便当上了一流修车技术的师父,而且,对很多车子的性能结构,了解得一清二楚,还帮了许多客户改装车子。

可这也就罢了,在一年前吧!她还去找了份兼差做。天啊!这份兼差,更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

乔凌竟去帮别人收高利贷!

有时,欧法康真怀疑她,到底是女人还是男人?

他常会为她担心,她这样成天在机械油垢、打闹讨债的生活中打滚,真的安全吗?

但是,每次看她这么开心地投入她的工作中,他也只好深叹着气,由她去了……。



乔凌穿梭在万华的华西街夜市内,没一会儿,她走进一间老旧公寓的三楼住户内。

一进屋内,便瞧见厅内的两张方桌上,各坐满了四个人,手中正在不停的运动,摸着桌上的麻将牌。

“嗨!小乔,来上班啦?”打牌的其中一个男的,向她笑着脸打招呼。“又在打牌!小心待会儿条子来临检抓人啊!”乔凌实在有些受不了这些人,为何这么爱打牌。

“不会啦!跟他们已经事先打声招呼了!”那男的挥挥手道。“那好吧!祝你放炮,输个过瘾!”乔凌贼笑着。

“呸呸呸!你啊!每次嘴里都吐不出好话来。”他没好气地白了乔凌一眼。

“你不知道我属狗吗?所以,我吐不出象牙的。”乔凌不甘示弱的反驳后,便走至屋子最里面的一间房间门外。

她敲敲门,走了进去,只见房内烟雾弥漫,跟外面大厅内差不多没两样。

一个年约四十左右的中年男子,坐在一张大书桌前,他见到乔凌到来,紧绷着的脸部肌肉顿时放松了不少。

“小乔,你可来了!”他像松口气般的说。

“我刚在面摊碰到阿禹,他说你有急事找我啊?”乔凌询问着这家放高利贷的老板——张世强。

“嗯!有一大笔钱,需要你去追讨一下。”张世强严肃的说。“有多大笔啊?瞧你一脸凝重!”乔凌微笑着。

大概是她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或是她是这唯一的女孩、年纪又最小,大家都礼让、疼爱她吧!致使得乔凌连面对老板,也从未抱持过战战兢兢、害怕的心情。

“金额并不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只有一百五十万,可是,

却是最麻烦的一桩。”张世强说到这，又忍不住皱起一张脸。

“事态有这么严重吗？”乔凌侧着头，疑惑的问。

“如果不严重，我也就不会这般伤透脑筋了。”张世强皱眉的说。

“喔？”乔凌更疑惑了。

“对方是邱逸龙的弟弟，邱逸天。”张世强有些困难的说。

“龙哥的弟弟？”乔凌有些讶异的问：“龙哥的弟弟会跟我们借钱？”

“嗯！听说，邱逸天这个人，不学无术，整天仗着他哥哥的势力，到处骗吃骗喝，欠了一屁股的债，上次来向我借了九十万，这礼拜期限一到，找了阿昆、宏仔他们去要债，可是却全都无功而返，而且身上还挂了彩，哎！”说到这，张世强不禁无奈地叹着气。

“既然如此，就直接去找龙哥要钱嘛！”乔凌不明白，这事态如何严重了？明明是很好解决。

“龙哥现在也头大，他被这个弟弟气翻了，昨几个已放出风声，邱逸天在外面闯的祸，他一概不管了。所以，去向龙哥追债，也没个屁用了。”

“原来如此。”乔凌这时可明白地点点头。

“小乔，我知道你一向是最有办法的了，所以，我希望你能帮我要回这笔债。”张世强半似哀求半似命令着。

“你不怕我也挂了彩？”乔凌反问着。

“我相信你的能力。”张世强肯定的说。

乔凌犹豫了一会儿，才点点头说：“好吧！”

“你答应了？”张世强有一丝开怀的说。

“强哥你这么赏识我，我岂可令你失望？”乔凌微笑着，俏皮地向张世强眨眨眼。

张世强顿时全身所有的肌肉全松弛了下来，同时也露出了笑容。

“那你现在可以去找他了吗？”张世强开心的问。

“可以啊！不过，先说好哦！既然你说这邱逸天是个难缠的家伙……”乔凌挑眉道。

“我会多付你薪水酬劳的。”张世强知道乔凌的意思，立即打断她的话，开口答应了她的要求。

“OK！那我走了。”说完，乔凌转身要走。

“你要不要再多带几个人去啊？”张世强叫住她。

“免啦！”乔凌回头给张世强一个自信的笑容说：“我只要我的那位好搭档就够了。”

“你——确定？”张世强虽然知道乔凌的能力，但他仍是不免有些担心。

“安啦，准备等着邱逸天，乖乖将钱送给你吧！拜啦！”说完，乔凌便踏着轻快的脚步走出房门外了。

回到厅内，乔凌只见厅内的人仍是拼命低头苦打牌。“走啦！各位！”她向众人打着招呼。

“要去追债了！”之前曾和她打过招呼的那男的问。

“没错！”她简略的答。

“去哪儿追？”另一个人问。

乔凌一脸狡黠的笑容，走到那人身边，凑脸过去对着他笑说：“就是那位让你昆哥前几天挂彩的家伙啊！”

“什么？！”全桌的人都惊诧得停下手上的运动，不相信地看着乔凌。

“怎么？很奇怪吗？有值得你们这么吃惊？”乔凌站直身子，莫名其妙地看着大家。

“强哥真要去？”那叫昆哥的不确定的问。

“是啊！”乔凌笑说。

“太危险了吧？你一个女孩子。”

“女孩子又怎样？别小看我这个女孩子啊！而且，我又有我的好搭档联手出击，怕什么？”乔凌不以为意的说。

“不太好吧？要不要我们陪你一起去啊？”有人提议着。

“不用啦!放心,谢谢大家,各位叔叔伯伯哥哥们的关心!你们好好打你们的牌吧!没事多出去收收帐!再见啦!”说完,乔凌便一溜烟地走了。

她穿梭于夜市的人潮内,而后,她走至一家面摊前。

“小乔!好几天没见到你了。”面摊老板一见到乔凌,便笑眯眯地向她打着招呼。

“是啊!最近这几天比较忙,所以没空来光顾你这嘛!”乔凌也一脸笑嘻嘻的模样回答。

“今天吃什么啊?”面摊老板热情招呼着。

“嗯……”乔凌想了几秒,眼珠子骨碌碌地转了几圈,说:“我想吃榨菜牛肉面加五颗馄饨。”

“好!马上来!”

乔凌对老板一笑,看到摊位设置的一个桌子旁有一个熟识人影,便走了过去,在他身旁选了张椅子坐了下来。

“吃完东西,有事要做哦!”乔凌对着坐在她邻座,正低头吃面的一个年轻男子说。

“是邱逸天?”那年轻男子并未停下吃面的动作,嘴里边咀嚼着面,边问着,似乎是早知道此事。

“强哥告诉你了?”乔凌从桌子上的筷筒里,拿出一双卫生筷把玩着。

“是啊!”那年轻男子拿着汤匙,正喝着碗里的汤。

“知道他现在人在哪吗?”乔凌看着他问。

“刚查到他人现在在弘哥的场子里泡三温暖,晚一点可能会去打保龄球。”说完,又继续喝着他的汤。

“打保龄球?”乔凌眼神中闪过一丝光亮。

“怎么?又浑身发痒啦?”他——徐子莫,抬头微笑地看着乔凌。

“你说呢?”乔凌反问。

“我说啊——你心里想要的答案,就是我嘴上想说的答案。”徐子莫笑着看向乔凌。

乔凌笑笑，没说什么，这时，老板将一碗面端至乔凌面前。

“面来啦！给你多加一团面。”老板笑嘻嘻的说。

面摊老板是个四十多岁，有一个啤酒肚的中年男子。乔凌三天两头来他这吃面，熟识得对于乔凌的身世，多少都知道了不少。而他也把豪爽不羁的乔凌，当做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待。

“谢谢！我正好肚子快饿翻了。”乔凌开心的说。

“那就快吃吧！不够再叫啊！”老板笑道。

“没问题！”说完，乔凌便立即大快朵颐地吃起来了。

“小心！别烫着了！”老板一脸慈爱地叮咛着。

“放心！小乔的嘴是钢板，冷热都不怕！”徐子莫在一旁取笑着狼吞虎咽的乔凌。

“你说得是啥屁话呀？”乔凌白了徐子莫一眼，粗鲁地骂了他一句。

“人的屁话啊！”徐子莫顺着乔凌的话，反击回去。

“疯子！”乔凌没好气的骂了他一句，又继续吃着面。

“哎！你们这两个人，真是爱斗嘴。”老板忍不住满脸开心的笑着这一对动不动就爱斗嘴的年轻人。

“我才懒得跟他斗嘴呢！”乔凌对徐子莫挤眉弄眼，吐吐舌头，一副似乎很不屑的表情。

老板笑得更开心了，乔凌就是乔凌，动不动就会调皮，使个小性子。

“好啦！你们快吃吧！待会儿不是还要去追债吗？”老板笑说。

“是啊！是个大麻烦喔！我们强大哥脸都皱成一团了呢！”乔凌边说还边生动地用双手挤弄着自己的脸颊。

“真的呀？那更要多吃一点，待会儿才有力气追债呀！”老板笑意更深了。

“嗯！”乔凌用力地点点头。

“真不公平，陈老板对你比较好！”待老板离开后，徐子莫有些酸溜溜的说。

“当然啦！我是女生啊！本来就该多疼一点。而且，我长得也很可爱啊！”乔凌自捧着。

“呵！你这哪算是女生？粗鲁又没气质！”徐子莫立即反击着，“至于你长得可爱，这点我还勉强认同，可是，我也长得不赖啊！至少，我在学校，也曾收过几封女同学写给我暗恋示意的信啊！”

“拜托！什么粗鲁没气质？你呢！还不是差不多，智商加三级！”乔凌也不服气地反驳回去。

“智商加三级？那你怎么办啊？我可还是个堂堂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你呢？”徐子莫不甘示弱的反驳。

“嘿！聪明人不一定就会有有很高的学历啊！我只是不爱念书，否则，我一定可以考上医学院当医生。”乔凌一副不可一世的表情。

“吹牛可真不用打草稿呀！”徐子莫好笑又好气的说。

“是啊！彼此彼此嘛！”乔凌也笑了开来。

“好啦，今天斗嘴就到此为止了吧！我们还有正经事要办呢！而且，我明天早上还有八点的课，要考试，今晚不能忙得太晚。”徐子莫立即结束今日和乔凌的“辩论”。

“好啦！”乔凌也没想“恋战”，应了一声，便又低头吃她的面。



柏尉贤带着一身的疲累下了车，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出停车场，乘坐电梯，回到这栋坐落于仁爱路四段二十楼A座的家。

“嗨，老哥。”一进家门，坐在餐厅里吃着晚餐的弟弟柏书齐，一脸笑意地叫着他。

“这么晚才吃晚餐啊？”柏尉贤走至餐厅。